

卓忠信

电视剧作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ZHUOZHONGXIN

鲁新登字第3号

**卓忠信电视剧作选**

卓忠信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：610111

印刷者：泰安市印刷二厂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2插页 343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

ISBN 7—5329—0759—7

I·682 定价7.50元

### 作者小传

卓忠信，江苏徐州人，1944年生。1962年毕业于山东体育学院予科。酷爱美术和文学。1982年第1部电视剧《长流水》搬上屏幕。之后又相继创作发表电影、电视剧文学本十几部。《春晖》、《山棣》、《婚殒》、《徂徕山的记忆》等已先后拍成电视剧播放并获奖。还发表了大量文学和新闻作品、电视文艺论文。现为山东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，泰安电视台文艺部主任。

## 序 言

胡 建 学

《卓忠信电视剧作选》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。

我深知创作的辛苦。写剧本难，写出好剧本更难。卓忠信同志辛勤笔耕于电视艺术这片沃土上，矢志不移，创作了许多电视剧本，有的已搬上屏幕，有的已获奖。可想而知，他是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。现在，山东文艺出版社精选了他近几年的几部作品结成集子出版，实际上是对他的创作成绩的肯定。

卓忠信同志是一位党员剧作家。他把火热的情感扑向沸腾的现实生活，高奏主旋律，讴歌改革大潮中的新人新事，同时也创作了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。他身居泰山，热爱泰山，热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。他的作品朴素、真实、流畅，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电视剧艺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艺术。它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，又是视觉艺术和电子科技的综合。一部电视剧需要文学、表演、摄影、音乐、美术等诸多艺术门类的综合体现，但构成电视剧艺术的基本元素是文学，即文学剧本。剧本，剧本，一剧之本。电视剧质量要上去，关键是剧本创作。近几年，我市文学艺术创作涌现出一批新人新作，取得丰硕成果。这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。泰山是一座文化艺术的宝库。我们是泰山的子孙，理应

继承和发展泰山文化，为泰山文化艺术创造一座新的里程碑。有出息、有志气的作家及艺术家都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，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和其他文艺作品，为我市文艺繁荣作新贡献。

1991年10月17日

(本文作者系中共泰安市市委书记)

# 目 录

序 言.....胡建学 ( 1 )

## 电 视 剧 文 学 本

- √ 步步高..... ( 1 )
- √ 春 眸..... ( 26 )
- √ 桃乡韵(上、下集)..... ( 46 )

## 电 视 连 续 剧 文 学 本

- √ 泰山将军(四集)..... ( 92 )
- √ 乡 风(六集)..... ( 188 )
- √ 金 桥(四集)..... ( 307 )
- 后 记..... ( 435 )



# 步步高

## 1. 供销社门市部里

顾客熙熙攘攘。

一排锃明瓦亮的新自行车，整齐的陈列在柜台前，有“泰山”、“金象”、“海鸥”……五、六个牌号。

王三进粗壮的手摇着自行车脚踏，车轮发出唰唰地旋转声……

旋转的车轮。

王三进侧耳听着声响，两只大眼睛睁的溜溜圆，黑黝而又宽大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。霎时，他蹙起浓眉，用手摸着刺的发育的头皮，贷郎鼓似地摇着头……

一旁的女营业员不耐烦地：“我说王三进，你还有完没完，是不是挑花了眼？”

王三进憨笑一下，蠕动着厚厚的嘴唇：“俺……俺还是相不中这一辆！”

女营业员：“哎呀，都挑了十三辆了，还没相中？！”她拍拍车鞍，“这是加重车，能驮二、三百斤货，还不成？！”

## 2. 供销社门市部外

大闺女提着两瓶兰陵特曲酒，挎着盛满点心、糖果的竹篮子，满面喜盈地走过来……她是一个身材胖胖的年轻农村妇女。大高个，宽肩膀，弯弯细眉下眯着一双凤眼。一看，就是个泼辣能干的人。

大闺女丰满红润的脸蛋。

宗宝勤赶着毛驴车，拉着一车棉花迎过来：“大闺女，今儿买这么多好东西，啥喜日子？”

大闺女：“宝勤大叔，明儿是俺老爹的六十大寿。”她把头上的花毛巾摘下来，抽打着身上的尘土。

宗宝勤：“哎呀，这些寿礼要花几十元呀！”

大闺女挑起细眉：“老爹拉扯俺这么大，还没正儿八经的得过穷闺女的继哩！如今日子富了，俺该好生孝顺孝顺。”

宗宝勤捋着胡须：“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

大闺女：“大叔，你这是……”

宗宝勤：“去收购站交售棉花。”

大闺女：“你老人家的交售任务不是完成了吗？”

宗宝勤：“啥任务不任务的。只要地里有棉花，不兴咱去卖高价。不是国家政策好，哪有今天的好生活！”

### 3. 供销社门市部里

王三进把挑选好的自行车推进柜台。

女营业员：“王三进，你挑这辆车子比相个媳妇都仔细！”

王三进掏出钱：“这车是明儿走老丈人家骑的。不是吹，要是店里有‘大金鹿’，俺王三进推它两辆！”

王三进的话神气，却是发自肺腑。

女营业员接过钱：“嚯，都是崭新的票子。”

王三进：“这是刚交售的棉花钱。”

女营业员点款。

王三进：“这不是吹，家里还存这个数！”他挖掙着两个粗壮的手指，“两千块！”

女营业员撇撇嘴：“你呀，不守着老婆，再大的牛也敢吹，谁不知你是有名的‘妻管严’！”

王三进红了脸：“那是过去。这不是吹，现在呵……”



“现在又咋样？！”不料，大闺一步跨到王三进跟前。王三进抬头看见比自己高半头的大闺，嘿嘿笑了几声。大闺：“你呀，都磨蹭到晌午啦，还在这里胡吹。”女营业员“噗哧”一下笑起来……王三进窘迫地摸摸光头，推起自行车……

#### 4. 供销社门市部外

大闺刚刚跳上自行车后货架。

王三进突然停下车：“妮她娘，咋没见你买大鲤鱼？”

大闺跳下车：“还没买肉呢，俺没忘。”

王三进：“那咋不买？”

大闺：“大热天，放一夜还不臭？！明儿是东庄集，现买现送，新鲜。”

王三进：“说的在理。这不是吹，如今只要腰里有钱，集上啥稀罕东西也不缺！”

#### 5. 王三进家里

镜头从墙上的一幅《年年有余》的胖娃娃抱大鲤鱼的木版年画，摇向桌子上摆着的四碟小菜……

王三进恣悠悠地喝着烧酒，红扑扑的脸上显出几分酒意。他眯着眼，望着墙上那幅年画，情不自禁地笑了，笑的坦然、惬意。

突然，王三进的视线模糊起来，年画上的大鲤鱼变成眨眼翘尾的金丝大鲤鱼……

（幻觉）银光闪闪的自行车把上摇动着金丝鲤鱼。

王三进身着新衣，戴着一顶大的不合头的新解放帽，洋洋得意地骑着那辆新买的自行车，后货架上坐着大闺，挎着盛满寿礼的竹篮。

掠过一片白花花的棉田。

跨过一座拱形石桥。

王三进晃着脑瓜，哼着吕剧，不时整整歪了的大帽子，神气悠然。

村头地边，群众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。

王三进诙谐、幽默地点点头，招招手，回敬。

自行车驶到一家黑漆大门前。两人下了车……

岳父刘百才和岳母刘大娘笑脸相迎。

刘大娘接过礼物，笑的脸上绽开花。

刘百才捧着兰陵特曲酒，恣的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……

屋里，王三进被岳父让到贵客席上。

刘百才递上香烟。

刘大娘捧着茶壶，把浓茶倒进茶碗里。

一条散发着热气的茶柱……

(幻觉完)王三进把着酒壶，斟满一盅酒，端起来，“嘣”的一声，一饮而尽……

王三进美滋滋、乐呵呵地笑脸。

两个手指敲着桌子，发出有节奏地响声……

王三进的自语：“庄户人嘛，混到如今这份上，也算可以啦！”

## 6. 刘百才家里

刘大娘在院子里喂着一群花鸡。

梧桐树洒下一片斑丽的光点。

刘大娘看了看天色，焦急地蹙蹙眉头。

刘百才提着鱼篓，扛着杆推网走进来。

刘大娘责怪地：“哎哟，你咋才回来？！”

刘百才放下鱼篓和推网：“顺村头小河捞了些田螺，喂貂。”

刘大娘：“明儿是你的寿日，两个女婿都来拜寿，你咋连个谱也没有。”

刘百才：“大忙天，地里一人顶仨，过啥寿日！”他坐下，掏出烟袋。

刘大娘：“老古怪。再忙，也不能不招待女婿。”

刘百才吐出一口烟：“家里啥也不缺，有啥就吃啥呗。”

### 7. 王三进家里

大闺女背着一包袱刚刚从地里拾来的棉花走进院子，后面跟着女儿小新。

大闺女把棉花放到苇席上，摊晒着。

小新走进屋：“爸，你咋天天喝酒呀？”

王三进：“你爹有钱，不吃不喝，留着还怕老鼠拉走哩！”

小新嘬起小咀：“你没看电视剧《吉庆有余》吗？日子富了也不能讲排场，搞浪费，大吃大喝。”

王三进不屑地：“你小小孩子懂个啥？你爹不学电视里那个小气鬼！”他从嘴里吐出一块排骨，掉到脚前。

小花猫咪咪地跑过来，啃着骨头。

大闺女热的搥着苇笠走进来，挑起左眉，扯起嗓门：“嗨，你成了少爷啦，怪会享受！棉花没拾完，就蹿回来喝酒。”

王三进堆起笑脸：“妮她娘，俺不是跟你请假了吗？”

大闺女：“谁批准你喝酒喽？！”

王三进搔着头皮：“俺……俺上来酒瘾啦！”

大闺女：“俺看你是存两个钱烧的，不知咋恁法好！”她一把夺过酒壶。

王三进一趔趄身子，一脚踏着小花猫的爪子，花猫“喵”的一声窜出去。王三进倏的一下跳起来，……

大闺女和小新笑的前仰后合……

王三进尴尬地：“你……你干么这么大火气！”

大闺女坐下，拭了一下额上的热汗，平缓一下心情。

屋内霎时间的平静。

大闰：“不是不许你喝酒，可也得分个忙闲。地里白花花的棉花没拾完，要是来阵雨，不抓瞎？！”

王三进不在乎地：“你呀，心挂在裤腰袋上过日子，小心过火！这不是吹，就是今年地里不见东西，也缺不了吃穿。咱家有底！”

大闰：“头几年喝四个眼糊粥的日子你忘啦！”

王三进眨巴眨巴眼睛。

大闰：“俺爹五十六寿日那年……”

渐渐地，大闰的眼睛湿润了。

（回忆）透过断了根的破窗，看到蹲在地上的王三进，两手捂着发根压着耳朵的头，默默无语。

屋内沉静，只有大闰轻轻地啜泣声。

稍许，大闰抬起头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，明儿老爹的寿日，咱咋办？”

王三进两手抓的头皮更紧，没有回答。

大闰：“平日里，牛皮吹的咣咣响，今儿咋成榆木疙瘩啦？！俺进了你王家门，没过一天好日子。想当年，要不是你吹的家里存两千斤粮食，三头肥猪，俺咋肯嫁给你？！没想到，粮食和猪都是你从四邻八舍借来的。”

王三进抬起头，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哆嗦着厚嘴唇：“你……”他压抑着心头的苦衷，又低下头。

大闰：“怎么着？俺是命里该的。”

王三进倏然站起来：“别再说啦。”他伸手抓过一条破布袋，走进里间一个扒了锯的陶缸前，掀开盖……

缸内，不满半缸地瓜干。

王三进痛苦的目光。

两只颤抖的手，紧紧攥着破布袋。

王三进咬咬牙，把地瓜干装进布袋里……

大闺女闯进来，抓住王三进的手：“你换了酒，咱家往后喝西北风吗？！”

王三进轻轻拨开大闺女的手：“妮她娘，往后……往后再打往后的谱吧！”他的眼里挤出两颗泪珠……

大闺女慢慢把手缩回来。

王三进把破布袋甩到肩上，提起一个空酒瓶：“这不是吹，俺王三进人穷志不短，再穷也不能让你娘家看不起！”

（回忆完）大闺女轻轻拭去欲滴的泪花。

王三进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。顿时，又恢复了他那诙谐地笑容：“人嘛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，打什么时候的谱，还提过去干啥？！”

### 8. 刘百才家里

刘大娘：“咋能不提？那一年给你作寿，大闺女和二闺女姊妹俩闹别扭，吵了架。想起来，俺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”

刘百才深深吸了口烟：“是呵，委屈大闺女他两口子啦。”

（回忆）刘百才院子里，停放着一辆自行车。

刘百才和二女婿李发科坐在正屋里，谈笑风生。

桌子上放着一宗礼物。显然，这是李发科送来的寿礼。

院子里，刘大娘和二闺女正忙着摘菜叶。

王三进提着一瓶散酒和二斤猪肉，同大闺女一前一后，快快走进大门……

院子里，传出刘大娘和二闺女的谈话声。

二闺女：“娘，俺大姐咋还没来？”

门外，王三进和大闺女停下脚步。

刘大娘：“她家离这十几里，步履哪能跟上你们骑自行车快。”

二闺女：“也不知她两口子怎么混的，连辆车都买不起！”

刘大娘：“三进是个庄户汉，咋能跟你当大队长的女婿

比。”她风趣地接上一句，“俗话说，大小是个官，强似卖水烟嘛！”

二闰笑了，笑声里带着盛气。

门外，大闰脸色一沉：“就她比别人过的强！”

王三进踌躇着，欲进又不想进。

大闰推了他一把：“咋啦，听见兔子叫就不种高粱？！进去！”

两人迈进大门。

刘大娘站起来：“老头子，快出来迎客。大闰他们来啦！”

刘百才和李发科走出正房。

大闰：“爹，俺们来给你拜寿。”

王三进：“大伯，这是俺……俺给你老人家买的寿礼。”

刘百才：“你们来看看，俺就打心眼儿高兴。家里过的窄巴，还买什么东西。”

刘大娘接过酒和肉。

二闰斜着眼瞟了一下王三进的礼物，扯着嗓子挖苦道：“大姐夫，你给爹送这么多寿礼，要花不少钱嘞！”

王三进的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吱唔着：“这……”

大闰脸一沉：“咋啦，再少也是自己出力挣来的！”

二闰：“大姐，说话可不能带刺。你家是出力挣来的，难道俺是偷人家，抢人家的？！”

大闰：“这年头，出力的穷受苦，不出力的倒吃香喝辣！”

二闰：“你把话说清楚，别敲山震虎！”

大闰：“自己心里明白！”

刘大娘：“你姊妹俩这是咋啦，刚见面，火气咋这么大？”

大闰：“那你去问她去！”

王三进“哼”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石台上。

刘百才：“哎呀，你爹大喜的日子，吵吵闹闹不怕庄乡笑



话。”一出声又，整于好片，整了整，整了一个个年时去三五

李发科：“二闺，你这刀子嘴也不分个火候！”

二闺赌气地扭过头，呜的哭起来……

大闺委屈地捂着脸，哭着，跑出大门……

王三进一跺脚，扭了扭脖子，蹿出去……

刘大娘：“你们都回来，这是闹的啥事哟！”她<sup>①</sup>托<sup>②</sup>擎着手，呼唤着。

李发科：“大娘，俺去撵他们。”他走出大门……

刘百才颤了颤花白胡子，斜睨了一下二闺：“你还哭啥，事还不是你挑起来的。你大姐夫两口子力没少出，汗没少流，日子穷能怨他们吗？！你呀，说话也太伤人心了。”他平缓了一下口气，“待会他们回来，好好向你大姐赔个不是。”

（回忆完）烟雾绕过刘百才沉思地面孔。

刘大娘嘘了一口气：“明天，好生叫他们高兴高兴。”

刘百才磕掉烟灰：“听你的，明儿去赶个早集！”

### 9. 王三进家里

王三进：“那还用说，俺王三进再也不是那幅穷酸相啦！”他索性站起来，双手<sup>①</sup>抻<sup>②</sup>着腰，眉毛象弯月，翘了几下，“你大队长家咋着？砸了大锅饭，看你还神气。这不是吹，俺王三进如今给个县长都不换！”

小新撇撇嘴：“爸，你就会吹吹呼呼！”

大闺收拾着菜碟和酒具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快下地拾棉花去吧！”

### 10. 王三进的棉花责任田里。

夕阳斜挂。

王三进汗流浹背地走出棉田。他把拾来的一兜棉花倒在田头地排车上……

棉花已快装满车厢。

王三进伸手抓了一把，攥了攥，试试干湿，又拽出一粒棉籽，放进嘴里咬了咬，然后，扔进车厢里，摘下草笠，忽闪着，极目向田间望去……

一片生机的棉田，棉花串串，咧着嘴，吐着絮。

王三进满意地自语：“不是吹的，俺王三进种的这十亩棉花，少说能收二千斤皮棉，进四千多块钱！”

一阵热风吹来。

王三进仿佛酒劲发作，伸了伸双臂，打了个哈欠，坐下来。过了一会，他干脆把布鞋脱掉，枕在头下，席地而睡……

王三进搭着二郎腿，光脚丫不停地摇晃着。

热风吹的棉棵窸窣作响。

王三进把草笠遮在脸上，渐渐地，发出均匀的鼻鼾声……

远处，传来毛驴车的铃声，由远及近。

宗宝勤老汉赶着毛驴车，拉着满满一车化肥，乐陶陶地驶来。

毛驴车赶到王三进身边。

宗宝勤“吁”的一声停下车。

王三进倏的一下坐起来，睡意惺松地：“哦，是宝勤大叔。”

宗宝勤：“好呵三进，地头睡懒觉，不怕你老婆吵呀！”

王三进揉搓一下眼皮：“喝了二两，眼皮直打架。”他站起来，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，看了看车上的化肥：“大叔，你可真够积极，地里满枝棉桃，就准备下种麦的化肥啦！”

宗宝勤：“俗话说，庄稼是朵花，肥料来当家。如今土地包到户，施足底肥，吃不了亏。”

王三进忽掬着苇笠，不屑地：“有钱不买半年闲。离种麦还有个把月哩，你老也太冒进了吧！”

宗宝勤用鞭杆顶了顶草帽，嗬了嗬胡子：“你小子懂啥？”

庄户人手里有钱，就得先买种子、肥料，省得现上轿现扎耳朵眼。”

王三进：“这不是吹，只要手里有钱，还怕拔了棉柴买不到好肥料。”

宗宝勤摇摇头：“别忘了，种麦宜早不宜迟。”

王三进：“大叔，这俺还不懂。俺也是从泥巴里滚出来的庄稼把式。”

宗宝勤笑了笑：“三进，庄户人讲的是搬倒树摸老鸱，稳拿稳攥。依俺看，有钱还是先买足肥料，心里踏实。”

说着，他一扬鞭，抽在毛驴腩上：“得！”他又回过头：“日子富了，更不能忘记生产再发展！”

小毛驴尥起蹶子，叭叭地跑起来……

王三进目送着远去的宗宝勤，摇摇脑瓜：“这老头，还是头几年过穷日子那套谱气，嘿嘿！”

## 11. 刘百才家院子里

上午。

刘大娘提着菜刀和刘百才撵着一只芦花公鸡。

刘百才一条帚扔过去，大公鸡扑拉拉飞起来……

满脸汗水的王三进刚刚迈进大门，大公鸡飞到他的脸上。王三进一仰头，那顶不合头的帽子掉到地上……

刘百才和刘大娘同时一怔。

王三进摸着光溜溜的头，惊魂未定。

大闺女见他那窘样，噗哧一下笑出声来……

王三进拾起帽子戴上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：“大伯，贤婿给你祝寿来了。”

刘大娘眉开眼笑地：“快，快进来呀，俺知道你们今儿准来。这不忙活着杀鸡哩！”

王三进瞅着刘百才微笑的脸，又看了看车把上挂的一大包礼